

跨国栖居与民间关系的互动

——以近20多年中韩民间关系为例的分析

吴前进

摘要: 中韩两国建交以来,两国民众之间的往来和交流日趋频繁紧密。在这个过程中,双方跨国栖居的成员互为两国最大的外来居住人口。随着两国民众之间交流接触的加深,两国的民间关系并非如料想的那样平稳顺畅,这是值得关注和警惕的。本文以建交以来两国民间关系的发展现状为视点,探讨两国跨国栖居人口之于民间关系和国家关系的可能影响。

关键词: 跨国栖居 中韩关系 民间关系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标号:** 1005-4812(2014)06-0143-154

中韩两国是一衣带水的亲密邻邦,历史上两国之间虽有过冲突和战争,但总体上和平与友好是两国关系主流。1992年两国建交以来,官方与民间的文化交流活动空前活跃,双方的文化交流已由初期的政府主导转向民间扩展,“韩流”与“汉风”互为影响,相得益彰。2012年,据韩国海关统计,两国贸易规模达到2500亿美元,^① 人员交流超过650万人次。^② 双方留学生人数均居对方国家外国留学生人数之首,特别是日益增多的跨国栖居者,成为两国关系发展中的独有现象(常住中国的韩国人超过56万,常住中国的中国人60余万)^③,经历和体验着两国关系发展的方方面面,成为两国关系发展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本文以跨国栖居和民间关系互动为脉络,探讨跨国移民之于民间关系的可能影响。文章认为,中韩两国民间关系的发展,直接与国家关系相连,与地区关系相合。两国地理的邻近,是否意味着心理的靠近?两国关系紧密发展的背后是否依然有值得关注的问题和需要警惕的隐忧?在未来东北亚地区稳定与繁荣的进

^① “中韩关系升温经贸发展迅猛 民间交流日益深入”,中国新闻网,2013年6月25日。

^② “人民网专访韩国旅游发展局北京支社长安知焕”,人民网,2012年2月24日。

^③ 安秀伟:“论软实力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的运用”,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第113页。

程中,两国政府如何在既有基础上,推进民间关系的进一步沟通 and 理解,不仅需要民间有识之士的作为和努力,更需要政府培育以树立国家形象为目的的公共外交,以全方位地推动民间关系的良性稳固发展。

一、跨国栖居与民间关系的现状

中韩建交以来,两国在对方国家的跨国栖居人口逐渐增多。这种人口的相互往来与社会文化交流成为两国关系发展中民间往来的独特风景。

1. 中国的韩国栖居者。中韩建交以来,从韩国来到中国的,不仅仅是跨国公司、冰箱、汽车和电视剧,还有大量的跨国栖居人口。到2009年,约有56万韩国公民住在中国,^①5万多家韩国企业在中国注册,超过6万的韩国留学生在华学习。两国历史的深刻渊源、文化地理上的相邻性,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和低成本生活,都令在华韩国人数量呈几何级递增,数年之内已比在日韩国人规模更大,成为全球最大的韩国人共同体。驻华韩人会调查显示,目前居住在中国都市的韩国侨民中,约有20万人在北京,10万人在青岛,7万人在上海,5万人在天津,5万人在广东。在香港也有小型的韩国人社群,大部分由韩国籍商人及其家庭组成。每年至少有10万韩国人来华居住。2010年,在华韩国人已经超过200万(包括50万常住和150万流动的韩国人),^②也就是说每20个韩国人就有一个在中国。

在北京,20世纪90年代最早来淘金的韩国人主要为留学生和商人。目前望京地区固定居住的韩国人已接近6万,在一些碰撞与磨合中,他们都在努力适应着北京的生活。^③在北京海淀区和朝阳区,有许多韩国人开设的营业场所,如餐馆、酒吧、咖啡厅,韩文越来越司空见惯。北京率先成为韩国人生活、工作和留学的居所。

在青岛,约有10万韩国人,6000多家韩国企业。数据显示,韩国人累计为青岛带来超过100亿美元的投资,33万人就业,青岛出口前20名的企业中,韩国企业占近一半。韩国《朝鲜日报》称,青岛正在逐渐“韩国化”。青岛现有一份韩语报纸,一套韩语电视节目。在青岛大街小巷,“韩流”无处不在。韩国人已经把青岛视为第二故乡。^④

^①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outh Korea relations, 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② “在华居住韩国人达百万 北京人数最多达二十万”,中国新闻网,2009年10月8日。

^③ 三清川:“北京的韩国移民群落”,载《世界博览》2007年第5期,第41—42页。

^④ 蒋培宇:“10万韩国人的青岛生活”,<http://biz.cn.yahoo.com/050216/16/7voe.html>

在上海,定居或长期工作的注册韩国人至少约5万人,主要聚居在龙柏地区,他们大多是韩国企业外派的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自己办企业的老板。在这里,专为韩国人服务的饭店、超市、房产中介、服饰店、广告公司等应运而生。不仅住在龙柏的韩国人,许多散居在古北、浦东等其他社区的韩国人也常常慕名而来。^①

在广州,约有16000韩国人,整个广东省约有54000韩国人。韩国总领事馆称,近十年来,广州的韩国人数量一直呈稳步上升趋势,特别是2010年亚运会后,个体商人的数量上升趋势尤其明显。广州的韩国人,主要是韩国企业外派人员和外贸、服装、饮食等各行业的经营人员,多从事外贸物流生意、经营餐馆店铺的小商人。^②

此外,在中国大学,韩国留学生已超过6万人,是留学中国人数最多的国家。2011年,在华学习的外国留学人员总数突破29万人,其中有超过六成的来华留学人员来自亚洲,韩国来华留学生人数最多,有62442人。^③除了大学生,还有不少小学生到中国读书。韩国父母认为让孩子去中国留学,前途更好。中文成了不可少的学问。^④

在整个中国,像北京的五道口、望京,沈阳的西塔,山东半岛的很多城市,都能看见韩语招牌铺天盖地、韩国人聚居一处的景象。中国人首次在自己的土地上发现越来越多的“韩国社区”。韩国人是在华定居人数最多的外国人。这种民间自发的密切往来,为中韩关系打下了比任何国家间关系都更为坚实的基础。^⑤

2. 韩国的中国血统者。中韩建交后,大量中国血统的新移民进入韩国,居住在韩国的中国血统者^⑥数量呈急剧增加之势,成为韩国外国人口中最多的一个。在首尔及其周边地区,中国风随处可见。据韩国法务部出入境管理局资料,2011年,居住在韩国的中国血统者首次突破60万人,包括留学、婚姻、就业和非法居留者。他们当中大多为来自东北吉林和辽宁两省的朝鲜族,约占旅韩中国血统者总数的70%。韩国华侨华人中的汉族,95%以上来自山东,其中则以烟台、青岛、威海居多。^⑦在1991—2009年间,加入韩国国籍的中国大陆身份者共有67008

^① “上海龙柏‘韩国城’”,《新民晚报》,2006年8月19日。

^② 赖妍:“韩国人在中国:远景路难说再见”,《新快报》,2012年1月18日。

^③ “在华留学生去年突破29万 韩国人最多”,留学网,2012年2月28日。

^④ 潘星华:“韩国掀起‘汉流’”,《联合早报》,2004年6月29日。

^⑤ 卢波,阳思齐:“50万韩国人住中国”,《瞭望东方周刊》,2006年第38期。

^⑥ 本文指的在韩国的中国血统者,主要指1992年中韩建交后进入韩国的所有中国血统者。这些人中,既有新华侨和新华人,也有留学生和打工者。当然,也包括1992年中韩建交之前持台湾“护照”的2—3万的华侨。

^⑦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outh Korea relations, 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人。^① 他们可称为韩国的新华人。

至于更为多数的韩国新华侨，指的是1992年中韩建交后到韩国生活的中国人，与已在韩国扎根120年的来自中国台湾的旧华侨概念不同。在生活方式上，旧华侨一般通过结婚、入籍等表现出打算在韩国永久生活的态度，他们与原居地的联系基本断绝；而来自中国大陆的新华侨则有“长期滞留”倾向，他们同时在两地构筑基础，推进跨国栖居战略。在活动领域上，老华侨一般从事餐饮业、小规模贸易业、翻译以及韩医（中医）等有限的工作；而新华侨在中国、美国、英国等国家接受了全球化教育之后，在韩国的信息通讯、生命工程等高科技领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他们把活动领域扩展到了律师、研究岗位以及中小企业经营等领域，近年急剧增加的中国留学生是未来最有潜力的新华侨。^②

如今，新华侨活跃在韩国社会各阶层，影响力不断扩大，他们给日渐萎缩的老华侨社会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活力。中国大使馆推测，除了在韩国的中国企业工作的新华侨外，就职于韩国企业并定居韩国的新华侨会越来越多。2002年，SK集团通过“第一期中国人公开招聘”方式聘用中国人才入韩，给当地华侨社会带来了不小影响。一些就职于SK集团的中国年轻人才，主要从事电信和互联网战略的核心业务。他们相信，韩国是可以提高他们个人能力的国家。他们来到韩国，是因为全球化时代人才的跨国界流动，决定了他们可以在多个国家有所作为，他们正在努力成为连接中韩两国的桥梁。这些年轻人相信，中国的发展和韩国的发展是互为依存，共同繁荣的。^③

除了高层次的中国技术移民外，还有大量底层的劳工移民，他们是全球2亿移民大潮中的一部分。在韩40多万中国籍劳工大多从事建筑、制造和服务业。到韩国去，寻亲，打工，入籍，这是过去20多年来，发生在中国东北朝鲜族数十万人身上的一个共同故事。他们大部分在韩国的中小企业打工谋生。^④

3. 中韩民间关系的现实。中韩建交以来，两国民间关系的发展，原本应该随着官方关系的发展而深入发展。然而，现实状况是两国栖居人口的增多和两国民间往来的频繁，并没有相应地增进两国国民之间的友好感情。相反，进入21世纪以后，中韩之间摩擦不断，愈演愈烈。从围绕“端午节”开始的中韩文化之争到中韩渔业纷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令两国人民觉得对方是与自己有利益冲

^① 刘宏：“未来5—10年海外侨情发展趋势与侨务对策：总论”，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政策法规司编《未来5—10年侨情发展趋势与侨务对策》，2011年10月，第8页。

^② “中国新华侨精英在韩开辟新天地 兼顾韩中两国发展”，中新网，2007年11月29日。

^③ “在韩国居留中国人突破60万 几占全体外国人一半”，中新网，2010年12月22日。

^④ “透视40万在韩中国劳工：多从事3D工种”，星岛环球网，2008年1月24日。

突的国家。^①。

2012年6月4日,韩国《东亚日报》推出中韩建交20周年专题评论称,在历经几十年敌对之后建交的国家中,双方互为对方如此重要伙伴的情况在外交史上非常罕见。该报要求15名各界专家组成的顾问团队就对韩国利害关系最为密切的美国、中国、日本三个国家的重要程度进行排序,结果所有专家都将中国排在了首位。“因为大家一致认为,目前与美国并称G2的中国今后将超越美国,成为对世界产生强大影响的超级大国。”《东亚日报》刊文称,中国人走到哪里,特定产业的世界版图就会发生变化。韩国距离北京更近,电子产品、化妆品、时尚用品的购物可选择更大,也更有价格竞争力。1992年建交时,两国贸易额不过63亿美元,2011年已发展到2206亿美元。如果没有作为生产基地角色的中国,很难想象韩国能够如此快速走出2008年的金融危机。建交当年只有9万中国人访问韩国,而2011年已经增加到220万人次,2012年则增加到270万。舆论称,“50万中国游客到韩国,意味着可新增2万个工作岗位,而韩国30家大企业2012年上半年的招聘岗位总共不过1.6万个。”^②为了更好地利用“中国和中国人”作为韩国未来发展的动力,韩国各界专家为韩国政府提出十大建言:打造“中国城”、在仁川市和全罗北道建设吸引中国游客的赌场、允许人民币在首尔和济州自由流通、向中国人签发为期10年的自由往返签证、创造中国工作机会(中国游客增加引起的工作岗位增加)、每年吸引10万名中国留学生到韩国学习、推行“联美联中”的外交政策、通过中韩FTA实现服务市场像香港和台湾同等程度的开放等等。

中韩之间如此之深的相互依存度,一方面固然有助于韩国的经济复苏和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引起韩国政界和民众的敏感与忧虑。1992年,韩国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不足4%,现已超过20%。韩国诚信女子大学教授金兴圭总结称,中国是韩国发展和国运变化的最大机会,但也是最大威胁。^③中韩建交20周年之际,两国关系被认为是“经济热、外交温、安全冷”,现在还可以加上“民间淡”。两国关系被视为是“暗流会突然涌出的关系”。2010年,一份由中国社科院与韩方机构合作的民意调查显示,多数韩国国民对中国的印象偏向负面,对中国的好感度低于日本,更远低于美国。如受访者的“中国联想”中,负面联想占48%,

^① 金宰贤,“为何韩国人认为中国变得‘傲慢’”,FT中文网,2012年4月24日。

^② “中韩建交20周年韩国热烈讨论‘如何利用中国’”,亮剑军事网,2012年6月5日。

^③ 同上。

中性联想占 27%，正面联想只占 25%。^① 同样，2007 年由新华社发行的《国际先驱导报》以 1.2 万中国人为对象，就“不太喜欢哪个国家”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回答“韩国”的受访者比例最高，达 40.1%。中韩两国彼此成为对方国家心目中“讨厌的国家”。对此，一位长年在中国留学和工作的韩国年轻人表示，中国人对韩国的负面印象并非空穴来风。在形成反韩情绪问题上，韩国有责任，特别是韩国媒体，为了吸引韩国网民眼球，喜欢引用中国负面新闻，诸如食品安全问题、山寨产品等。而中国网民在知道韩国网上有许多关于中国负面新闻后也不甘示弱，进行反击，并且中国的媒体也开始写韩国的负面新闻，这样两国的误解就越来越大了。^② 2010 年 5 月初，韩国驻华使馆更是向中国媒体广发“澄清帖”，称对中国部分媒体的失实报道“深感担忧，予以关注”。^③ 也就是说，当中韩两国在政府交往和经济合作方面关系密切的时候，当两国民众来往频密，走得更近的时候，民众之间的友好感情没有得到相应的强化，反而变得更为冷淡，甚至厌恶。这种现状和两国关系应该发展的方向和愿望背道而驰，也与两国互为依存现实背道而驰。

由于中韩两国无论是在地理距离上，还是传统文化上都十分相近，因而彼此之间难免会发生种种棘手的问题。但两国官方和民间的有识之士都认为，作为经贸往来、人员交流密切的两个邻国，只有建立起相互信任、理解，才符合双方的利益。政府间如此，国民间亦是如此。

朴槿惠就任韩国总统后，两国关系得到改善。2013 年中韩贸易额 2742.5 亿美元，同比增长 6.9%。中国是韩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国，韩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两国领导人商定 2015 年中韩贸易额达 3000 亿美元的目标。2013 年，韩在华投资新批项目 1371 个，中国实际使用韩资 30.5 亿美元。截至 2013 年，韩累计对华投资项目 56224 个，实际投资金额 559.5 亿美元。韩是中国第四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同样，2013 年，中韩人员往来超过 800 万人次，韩国是中国第一大入境客源国。韩国在华留学生和中国在韩留学生分别约 6.3 万人，均占对方国家外国留学生人数之首。韩有 19 家孔子学院和 4 家孔子学堂。截至 2013 年 12 月，中韩两国共建立 152 对友好省（道）市关系。双方友好团体有中韩友好协会、韩中友好协会、韩中文化协会、21 世纪韩中交流协会、

^① “韩国国民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 为何总误读中国”，《国际先驱导报》，2010 年 5 月 28 日。

^② “中国人与韩国人的心结”，FT 中文网，2011 年 2 月 1 日。

^③ “韩国大使馆:韩教授称李白为韩国人等报道不实”，中新网，2010 年 5 月 24 日。

韩中亲善协会等。^①

显然,中韩建交 22 年来,两国都拥有重要共同利益,怀有加强交流合作的积极意愿,两国国家关系和民间关系都取得了历史性进展。因此,规划好两国关系长远发展,全面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共同要求。^②

二、跨国栖居与民间关系的发展与特点

中韩两国传统文化同源且相似,两国人民之间的频繁往来,既是历史的传承,也是现实的推动。1994 年,韩国总统金大中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讲时称:“在任何别的地方,也找不到像中国和韩国这样维持长久友好合作关系的国家”。从中韩文化交流史的角度观察,先进的大陆文化,包括中国的儒学及其理学、道教,以及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学等,都先后从中国传入韩国,成为韩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化的结晶——先进的典章制度也以各种方式不断传入韩国,对于古代韩国制度的形成和健全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两国文明的演进过程中,双方都给予对方许多积极有益的影响,促进了两国的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③

1992 年 8 月 24 日,中国与韩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结束了两国长期互不承认和相互隔绝的历史。两国各领域关系发展迅速。1998 年建立面向 21 世纪的中韩合作伙伴关系,2003 年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8 年 5 月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是东亚核心国家,韩国是东北亚核心国家,两国特殊的历史发展、政治地位和文化联系,决定了中、韩在连接东亚和东北亚关系进程中的独特作用。因此,扩大政治互信,加强经济合作,促进共同利益,既是国家关系,也是民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过程中,跨国栖居人口之于民间关系和国家关系的作为,构成两国关系中的一个基本内容。

民间关系,通常指两国人民由于接近、接触和交往而形成的相互之间亲切或憎恨的感情,具有自发性和非制度性特征;官方关系则通常由两国政府通过协商和谈判,签署一系列文件,以制度形式加以确认和安排的结果。一般而言,两国间民间关系有三种情况:1、先于政府间关系形成而率先发展,其积极形式为“以民促官”,属民间关系的主动作为;2、在政府间关系达成前提下,开展两国民间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大韩民国大使馆网站。

^② 习近平:“全面推进合作 推动中韩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053864.shtml

^③ 石源华:“传统文化与中韩关系的历史发展”,载《当代韩国》2002 年夏季号,第 22—23 页。

交流和活动。如,中、韩民间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即属此列;3、政府间关系虽然达成,但民间关系缺少相应发展,它可能由于文化隔膜和地理偏远等因素所致,也可能由于深刻的了解反而导致彼此的不满与怨恨。目前,中韩民间关系的发展有这种迹象。

在上述三种民间关系形式中,中、韩民间关系发展属于第二种,但有第三种潜滋暗长的苗头。1949—1992年间,两国民间互动往来相当少,人民之间隔膜。1992年两国建交后,民间往来才得以形成和发展。但是在建交迄今的20多年里,中韩民间关系在趋于平稳热络的同时,也有冷淡和不满的一面。因此,民间关系的不同发展结果,会波及和影响到国家关系的发展。

首先,就跨国群体之于民间关系而言,可以促进双方沟通和理解。值此全球化时代,民族主义和跨国主义此消彼长。跨国的力量、民间的力量,正在构成国家关系发展中的重要一环。中国驻韩国大使馆教育参赞介绍,目前在韩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有6.3万人,占韩国外国留学生的84%。^①至于这些前往韩国留学的学生,毕业后回到中国的就业前景,大抵不错。由于近年韩国来华投资的企业呈逐年递增的良好趋势,现已有数万家韩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安家落户,大到汽车、电子、通信类企业,小到娱乐、酒店等经营者,都把中国当成了第二个家。这批从韩国留学归国的人才,成为在华韩资企业的重要人才。他们精通韩语、韩国文化,在韩资企业里有着良好的职业发展前景,正在成为两国民间关系发展中的一股重要推动力量。

同样,尽管韩国的一些普通民众由于媒体舆论的不恰当引导,得出了对中国较为负面的评价,但是对于中国文化和社会有所了解的韩国知识精英和有识之士越来越多。他们不但把自己对于中国的观察和思考贡献给中国人民,同时也在引导韩国人民如何正确看待和评价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如,韩国著名的“中国通”李映周博士,是第一位获得中国博士学位的韩国人。对于中韩之间的交流,他认为,政府和民间团体有很多工作要做。^②为了让韩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李映周以私人名义在韩国成立了中国政经文化研究院。李映周还担任韩国留中博士学会会长,推动韩中民间关系发展。自李映周之后,韩国迄今已有100多人在中国获得了博士学位。李映周认为,这是一支能够促进韩中关系发展的生力军,于是他把这些人都团结起来,倡导成立了韩国留中博士学会,并被选为首任

^① 孔洁:“中国赴韩国留学生人数迅速上涨 韩政府四大举措”,《新闻晚报》,2006年12月31日。

^② 刘建辉:“李映周:韩国首席‘中国通’”,载《经济》2005年第7期。

会长。他说，两国舆论界要多交流，学者之间要多交流，韩国舆论中一些对中国的极端说法不是主流。就如中国互联网上一些针对韩国的负面言论不是主流一样，“中韩两国一定要合作，中韩两国国民一定要理解。”^①

金宰贤，一位在中国生活了十多年的韩国年轻人也展示了致力于韩中关系发展的努力和作为。他撰写的书籍^②和专栏，受到中国民众和舆论的关注。对于两国民间存在的不愉快，他承认，由于历史传承，韩国的文化是离不开中国的，但韩国的民族主义倾向比较强烈，有时可能给邻国一种自大的感觉。“很多时候，中韩文化之争是两国媒体和网民臆想出来的。韩国人还是明明白白地知道汉字以及很多文化是从中国传到韩国的。”他表示，韩国人对中国的情绪是挺矛盾的。韩国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同时意识到自己的经济越来越来依赖于中国，这一处境让韩国警惕。虽说韩国人很多时候乐意看到中国的崛起，但有时也担忧中国对韩国的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正因为如此，对于中国对韩国的看法，韩国人特别敏感，因此容易产生不必要的误会。他希望中韩两国通过密切的交流与沟通，消除两国间的误解，把两国的共同利益放在第一位，如同朋友之间，邻国之间，“沟通”才是硬道理。^③的确，在中国生活的200多万韩国人，他们之于中国的认识和评价，会在两国交流的方方面面显现，而韩国的知识精英和有识之士能够在这个过程中，透过不同的平台和途径，推动有益于两国人民之间的情感沟通和相互了解，缓解不恰当的情绪性言语冲突，从而起到释疑解惑的作用。

其次，就跨国群体之于国家关系而言，可以增进双方的国家利益。建交20多年来，两国政府领导人都十分重视民间关系的改善和提升。韩国领导人肯定两国关系取得巨大发展，各领域合作日益密切，特别是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2011年5月，韩国新任驻华大使李揆亨表示，现今的外交需要离不开全体公民，比如企业家、学者、媒体人以及舆论引导者的共同参与。他意识到公共外交之于民间关系的重要意义。因此他上任之初，便走访了武汉、苏州、天津和哈尔滨等地。在武汉大学和天津外国语学院，他和三、四百名学生进行了面对面交流，参与即兴问答环节。他还主动召开媒体记者会议，阐释相关议题，增进彼此理解，^④以表明韩国政府对于中韩民间关系的培育和重视。

至于中国政府，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都非常重视中韩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

^① “韩国国民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 为何总误读中国”，《国际先驱导报》，2010年5月28日。

^② “中国，我能对你说不吗？”，新星出版社2012年5月版。

^③ “中国与韩国人的心结”，FT中文网，2011年2月1日。

^④ “人民网专访韩国大使：中韩建交19周年的回顾与展望”，人民网，2011年8月24日。

后,邓小平同志对中韩关系问题十分关心。他说道,时机成熟了,发展同韩国的经济文化交流的步子,可以比原来考虑的更快一些,更放宽一些。发展中国与韩国的民间关系,是一着重要的战略棋子,对台,对日,对美,对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对东南亚,都有着很重要的意义。^①2012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见韩国总统李明博时表示,中韩两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有广泛共同利益,双方要推进区域合作,加强多边协调,共同维护和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中方愿同韩方加强文化、教育、体育、旅游等领域的交流,支持两国地方省市、民间团体、新闻媒体、青少年的交流互访。相信通过这些交流活动将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

2013年6月27日,朴槿惠就任韩国总统后首次访华,两国发表了《中韩面向未来联合声明》和《充实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动计划》,为推动中韩各领域交流和合作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习近平就发展中韩关系提出了四项基本精神:一是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相互支持对方和平发展;二是本着优势互补、互利双赢原则,全面深化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繁荣;三是共同致力于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维护本地区和平稳定;四是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为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贡献力量。朴槿惠打破了以往韩国总统就任后先访问日本再访问中国的“惯例”,在首访美国之后短短40天内,就踏上了访华之旅。这一精心设计的外交行程,被外界视作韩国政府高度重视对华关系的政策信息。

虽然当前两国关系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分歧,导致中韩两国民间感情摩擦的事情时有发生,但两国政府都在积极推进友好合作关系,两国民间关系的友好发展是主基调。中韩两国政府都重视国家关系框架下的民间关系和民间交流,把睦邻外交工作贯彻到民间关系架构中,推动和促成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和关系发展。同时,中韩两国政府特别注意到,当官方力量无能为力的时候,民间力量可以行使;当官方渠道不畅的时候,民间渠道始终存在;当官方制度未达成之时,民间组织可以巧与安排。所有这些民间关系的运用,在中、韩建交过程中,都有过不同的功能运用。可以说,民间关系有拾遗补缺之用,水到渠成之功。而两国的不断增长的跨国栖居者,正在为国家关系的民间推动做出自己的诠释。所以,不妨把民间关系看作是一个人民之间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进而影响国家行为的

^① “钱其琛谈中韩建交始末”,摘自钱其琛:《外交十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过程；是一个透过交往活动的持续，实现双边关系全面化，从而加深国家之间、人民之间相互依赖的过程。它具有广泛性和覆盖面，更能体现跨国栖居群体各个阶层的行为、关系的综合性。事实上，在这个“民间活动作用越来越大，政府作用越来越小的时代”，^①民间关系的方法和途径将会不断得到运用和拓展。

再次，就跨国群体之于国际关系而言，可以促进区域市民社会形成。“二战结束以来，随着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迅速发展及其政治作用的日益增强，国与国之间交往更多是在不同国家的人民之间直接发生的。这就要求国际政治体系必须将反映人民的意志和需要放在首位，以促进国际层面人与人、民族与民族、种族与种族、宗教与宗教之间的交往，促进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合作，从而建立一种新的国际政治体制，为这种‘人民中心’政治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国际政治空间”。^②这样，“全球市民社会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与政治空间，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成为人类自身的思想反思和社会运动交相推动的结果，其中既有对人类各种危机、全球化弊端和人类历史的反思，又有世界范围内人们超越国家的直接行动；既有人类不同文明的历史文化冲突和阻碍，又有全球化发展趋势强大力量的推进。总之，它在国家空前弱化的世界新形势下获得政治空间并自我组织起来。”^③目前，在中国和东北亚之间，伴随跨国人员所带来的物质流和文化流的加强，人类普遍价值意识的觉醒以及对于共同利益的关涉，一种区域性的市民社会有可能率先在跨国移民群体中形成，它将为移民和国家关系的友好发展寻求现实的途径。如，中韩两国民间对于儒家伦理的共同尊崇，对于佛教伦理的共同信仰，有助于区域市民社会的兴起，有助于推动区域内的国家整合和群体认同，有助于促进跨国范围的交流、沟通与合作，从而在区域人民中间形成一种共同体意识和共同身份认同，而这将有利于消除民族、国家间的隔阂和分歧，有利于在区域问题的解决方面达成民间共识，从而避免冲突而走向区域或全球的理解与对话，而这同时也为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运作培养起宽容、信任、责任、合作等最基本的社会基础。^④在这个过程中，民间关系的良性互动，为国家关系的改善、发展，地区关系的整合，奠定了厚实的民间基础。可以说，中韩两国的跨国栖居人口，已经构成两国民间关系、官方关系、地区关系发展的根基和脉络。

^① 戴建方：“民间外交主导的世纪：东亚区域合作的问题与展望——‘东亚区域合作与民间外交的作用’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学术月刊》2004年第6期，第117页。

^② 邓正来，[美]杰弗里·亚历山大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2006年版，第594页。

^③ 同上，第588—589页。

^④ 同上，第595页。

当前,中、韩关系的全面发展有赖于“自上而下”国家关系和“自下而上”民间关系的共同推动、互补共存。在此过程中,国家关系是主导,民间关系是基础。两国各自的跨国栖居群体,作为推动两国民间关系发展的重要载体和社会力量,将为全球化时代的移民个人与国家关系和地区关系的发展做出积极选择。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人们有理由期待中韩民间关系会在既有基础上持续深入,从而为两国的国家利益提供可以获取的民间资源。

三、跨国栖居与民间关系的未来

中、韩建交 20 多年,中国作为一个迅速发展变化的、正在崛起的大国,对韩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因此,要让韩国这样的邻国感觉到中国不但不是威胁,而是合作与共存的对象,那么中国首先应该融入东亚,使中国成为东亚的中国,而不是让东亚成为中国的东亚,这样才能保证和平发展道路的实现。^①在此过程中,中、韩民间关系的意义已不仅仅是历史血脉的简单延续,而是推进地区关系发展,改善和改变中国与东北亚关系发展的示范。

跨国栖居和民间关系互动的意义在于:民间关系和国家关系互为交织。国家关系的建立,为民间关系打开了交流和交往的正式而广泛的渠道;尽管国家关系的建立和互动不依赖于民间关系,但民间关系可以在不同层面推进国家关系;民间关系的顺利发展,有赖于国家实力结构的相对平衡和相互依赖的内在需要。至于民间关系的友好深入,则有赖于跨国栖居者对彼此文化的深入了解和相互沟通。只有当跨国栖居群体在双方的国家之间积极有为的时候,才能够为国家关系的持久深入奠定厚实的民间基础,才能为东亚认同的形塑奠定共同的价值基础。当然,目前除了为数不多的跨国栖居者个人具有突出成就和影响之外,庞大的有一定影响力的跨国栖居群体还远没有达到足以在各个领域产生广泛影响社会舆论和国家关系的程度,因此,把握跨国栖居人群之于民族国家的社会功用,仍然是一个有待持续深入探讨的话题。

(作者简介: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上海,200020)

收稿日期:2014年6月

(责任编辑:左品)

^① 俞新天:“中国培育东亚认同的思考”,载《当代亚太》2008年第3期,第21页。